

駢志

十五之十六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三〇二六	一〇	一	一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號	函
三〇二六	一〇	一	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26
冊數	10 (.8)
函號	366 8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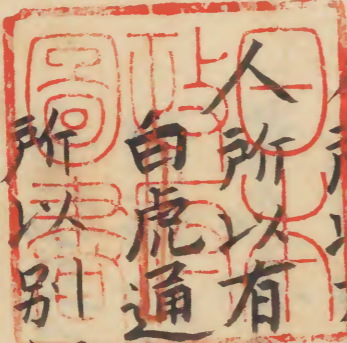


駢志卷之十五

辛部上

人所以有姓

人所以有氏



白虎通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遠禽獸所以別婚姻也故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

得相娶所以重人倫也姓者生也人稟天氣所以生者

也詩曰天生蒸民尚書曰平章百姓所以有百者何

以言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紀其族人含五常而生正

聲有五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十二十五轉生四時

淺草文庫

一集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

又人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下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矣所以勉人為善也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族之後為興滅國繼滅世也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族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為氏刑德故曰堯之命表稷契賜姓于姬臯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遠刑禹姓姁祖昌意以薏苡生殷姓子氏祖以玄鳥子生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跡生也案潛夫論昔堯賜契姓姬賜禹姓姁氏曰有夏伯夷為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微末因是

以為姓則不能改也故或傳本姓或氏號邑謚或氏於爵或氏於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柏所謂謚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匠氏陶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宮東郭西郭所謂居也三鳥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凡厥姓氏皆出是屬而不可勝紀也

楚狂接輿姓陸

東方曼倩姓金

高士傳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為食楚昭

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
論衡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姓易
名游宦漢朝外有仕宦之名內有度世之人此又虛也
東之先為踈
棘之後為棗

晉書東哲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踈廣之後也王莽末
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踈之足
改姓焉

又棗據字道彥潁川長社人也本姓棘其先避仇改焉
慕容因冠而氏
秃髮因被而氏

戴記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
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

又初壽闡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
被為秃髮因而氏焉

以鐵為氏
以石為名

戴記赫連勃下書帝王者繫天為子是為徽赫實
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悵皇天之意永享無疆大
慶係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為
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皆堪代人鐵

晉書相_桓諮聞苻堅國中_有怪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有子

二十人皆以石為名以應之

申繻命名對

孫休命名詔

左傳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

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

曰申

吳錄載孫休詔曰人之有名以相紀別長為作字憚其名耳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競作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瞽字伯明者也孤嘗哂之或師友父兄所作或自己為師友尚可父兄於非自為最不謙孤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震三音如湖水濤澳之濤字音首音如迄今之迄今字音震音如兕觥之觥字音弄音如玄磬首之磬次子名相音音如草莽之莽字音音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寇音音如褒衣下寬大之褒字音音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

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棄避其普告天下使咸聞知裴松之以為傳稱名以制義以出禮以體政以治民是以政成而民則易以生亂斯言之作豈虛也哉然欲令難犯何患無名而乃造無況之字制不與之音違明誥於前修垂嗤駭於後代不亦異乎是以墳土未乾而妻子絕滅師服之言於是乎徵矣

孟子父名

孟母名

孟氏譜曰孟子之父激公宜母仇氏或云李氏孟子娶

甲氏生子名仲子云

漢高父名

漢高母名

符瑞志漢高帝父曰劉執嘉執嘉之母夢赤鳥若龍戲已而生執嘉是為太上皇帝母名含始是為昭靈后昭靈后游於洛池有玉雞銜赤珠刻曰玉英吞此者王昭靈后取而吞之又寢於大澤夢與神遇君顏師古曰史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取當時相呼稱號而言也其下王媪之屬意皆同至如皇甫謐等妄引讖記好奇騁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寧有劉媪本姓實存史遷肯不詳載即理而

言斷可知也

按洪容齋氏曰漢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媪
見於史者如媪媪姓王氏唐洪文館學士
奇語云太公名執嘉又各媪媪姓王氏唐洪文館學士
司馬正作史記索隱云母媪媪姓王氏唐洪文館學士
長古石碑文其對分覆深嘆古未聞與賈膺復徐彥
伯魏果有此明證何不載之於漢紀疑亦後世好事者
謂固果有徒所增如耳又嘗游嶺外見康州龍媪廟碑
如皇甫之徒皆指媪為媪者不一也唐小說纂異記載
亦云姓溫氏皆指媪為媪者不一也唐小說纂異記載
三史王生醉入高祖廟見高祖云朕之中外泗州亭長
碑昭然具載外族溫氏
蓋不根誕妄之說云

顧元歎之名為蔡邕所與

桓元子之名因溫嶠所稱

江表傳顧雍從伯喈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

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由

此也 吳錄曰雍字元歎言為蔡雍之所歎因以為字

焉

晉書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暮而太原

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声曰真英

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

賜改其名

賜復其名

舊唐書路嗣恭始名劔客歷任郡縣有能名後援神烏

今考績上為天下最玄宗以其能嗣魯恭賜改其名

唐書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德宗以張萬福為濠州刺

史召見謂曰先帝改卿名正者所以褒卿也朕以為江

淮草木亦知卿威名若從先帝所改恐賊不知是卿也

賜復名萬福

商臣巫賢

齊臣巫賢

尚書君奭篇云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巫咸子韓詩外傳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為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汜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為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為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為獄不中邪則大

理子幾在為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如有四肢也而得代焉又何患乎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歿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駟乘而飯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兩曾子

兩子思

有

秦策曾子處費人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一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

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

是我之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甲又是我之功臣

鄭行人子羽
衛行人子羽

左傳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子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

問焉

又吳徵會於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大夫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君不如止也吾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瘵無不噬也

而況大國乎

薦賈料子玉

仲由見子玉

左傳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薦子玉成得臣也為終日而畢鞭七

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飲之酒薦賈尚幼後

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文傳政於子玉曰

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

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

過三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去又觀起

子玉觀從

又齊陳瓘如楚瓘陳桓之兄子玉也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

魏舒善謀
魏舒徐籌

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驥人不肯即卒斬以狗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

而薄之大敗之

注傳言荀吳能用善謀

晉書司徒魏舒每有大事徐為籌之多出眾議之表

王良御簡子

王良代宣秉

左傳晉趙簡子與范氏中行氏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郵無恤王良也登鐵上望見鄭師眾太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太子綏子良即王良而來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免之死不在冠

後漢書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建武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

廷敬之。遷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骸骨。徵拜大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鮑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掾即謂鮑恢也。言勞苦相過。更無書信。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

秦昭王時公孫述

漢哀帝時公孫述

韓非子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主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而主禱。王使人問

之。果有之。王曰。嘗之人二甲。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亦且改法。而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世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為治。後漢書公孫述字子陽。哀帝時以父任為郎。東觀記曰。成帝末。述父仁為侍御史。任為太子舍人。稍增秩為郎焉。

公孫弘西觀秦

公孫弘西應命

呂覽孟嘗君為從。公孫弘請西觀秦王。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弘言。昭王不好士。昭王笑而謝焉。公孫弘可謂不侵矣。

史記公孫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病免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

又後漢書虞延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以弘交通楚王

而止是有三年孫弘矣

秦趙高為丞相

漢趙高為太守

史記秦二世三年冬趙高為丞相竟案李斯殺之高欲

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為也

水經注漢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為清河太守作公廳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於是冀乃鬼見白日道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為秉適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略言高貴不尚節畝擊之夫而箕踞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待高上之便西北

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乘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
聞詔下還冀西河曰宅妻子焉兼為差代以旌函中之
訟

漢高帝時貢禹

漢元帝時貢禹

漢書魏相述高帝時蕭何周昌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
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
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
永久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
堯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師古曰高帝時
自有一貢禹也
四人各職一時

又貢禹以明經繫行著聞元帝徵為諫大夫數虛已問
以政事

田仁推任安

秦宓薦任安

史記武帝召見衛將軍舍人田仁任安二人前見詔問
能畧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
死戰鬪仁不及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辨治
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
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
後用任安為益州刺史以田仁為丞相長史
蜀志秦宓薦儒士任定祖曰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

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
武貢二龔双名竹帛故貪尋丈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
面前之節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
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
哉誠知書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貪陳所見按
部者舊傳安廣人少事聘上楊厚究極因籍游覽京
師還家講授與董扶俱以字行齊声丞相諸葛亮問秦
必以安所長安曰記
人之善忘人之惡
漢成美王商之固守
秦必美王商之厚黨

漢書成帝建始三年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
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乱天子親御前殿召

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
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
曰自古無道之國水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
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
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迺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
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
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為丞相

蜀志劉璋時秦必同郡王商為治中從事後商為嚴君
平李弘立祠必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為嚴李立
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
山嶽不移使揚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

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遺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後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稱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於孔子大齊相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

張良為成信侯

張良為右僕射

漢書張良間行飯漢王以良為成信侯

載記永和五年石季龍僭即帝位以尚書張良為右僕射

孔安國承武帝詔作尚書傳

孔安國承安帝詔領東海郡

論語正義孔子十一世孫安國為漢武帝博士承詔作書傳又作古文孝經傳亦作論語訓解漢書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晉書孔安國孔安國孔愉子也以儒業顯孝武時甚蒙
禮遇安帝時歷尚書左右僕射

張禹封安昌侯

張禹封安鄉侯

漢書張禹字子文宣帝甘露中諸儒薦禹詔蕭望之問
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後代王商為丞相封安
昌侯

後漢書張禹字伯達性篤厚節儉和帝時為太傅安帝
時以定策功封安鄉侯

西漢宋弘為中常侍

東漢宋弘為大司空

漢書長安孫寵游說顯名與息夫躬謀曰時無塩有大
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以為太山石立而先帝龍興東
平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祀詛上欲求非望而后
舅伍宏反因方術以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
行於杼杓荆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成
發國共誅主讎取封侯之計也躬寵乃與中郎右師譚
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

後漢書宋弘少而溫順哀平間作侍中王莽時為共工
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
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
建武二年代王梁為大司空封桐邑侯所得租奉分贍

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從封宣平侯

漢李廣為士夫所信

齊李廣為士流所愛

漢書贊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歿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忠誠信於士大夫也

北史李廣齊文宣時掌書記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率無私為士流所愛

漢李陵遂降於虜

唐李陵見殺於蠻

漢書李陵軍既敗盡斬旌旗及環室埋地中陵嘆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丘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

獸散於有得脫飯報天子者令軍士持二升糲一半冰

期至遮虜鄣者相持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

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

戰歿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注如淳曰半讀曰片或曰五升曰半師古曰半

讀曰判判大片也

唐書張柬之論姚州戍云置姚州後錄事參軍李陵為

蠻所殺

朱買臣密告張湯

朱買臣密害豫章

漢書朱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張湯為小吏趨走

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

及買臣為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
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為禮買臣深怨常欲歿之後遂告
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

梁書宣猛將軍朱買臣密告豫章嗣王棟及其二弟橋
櫻世祖志也

兩子夏俱稱材能故謂欽為盲子夏

兩夏侯俱為將軍故謂惇為盲夏侯

漢書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為
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故衣冠謂欽為
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乃為小冠高廣財二
寸由是京師更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

魏略夏侯淵與夏侯惇俱為將軍中號惇為盲夏侯

惇惡之每照鏡恚怒輒撲鏡於地 魏志夏侯惇從征

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

布將軍王莽

新都侯王莽

漢書燕刺王旦賂遺益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
等皆與交通謀為逆益主報言獨患大將軍霍光與右
將軍王莽今右將軍物故丞相病幸事心成

按張晏曰
王莽天冰
人也字
稚叔

又王莽字巨君永始元年封為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
都鄉千五百戶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宿衛謹敕爵

位愈尊即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
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
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
不慙恧

立盆子為帝

推盆子為主

後漢書赤眉欲求劉氏共尊立之遂立盆子為帝

北史介朱世隆至長子與度律等共推長廣王元暉為
主暉小名盆子聞者皆以為事類赤眉

張衡不自驕尚

張衡頗自驕貴

後漢書張衡少善屬文游于三輔因入京師觀大學遂
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
靜不好交接俗人

隋書張衡以藩邸之舊恩寵莫與為比頗自驕貴衡
幼懷志尚有骨鯁之風年十五詣太學受業研精覃思
為同輩所推

漢李杜齊名

唐李杜齊名

後漢書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杜
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海內歎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數
月以地震免宦者唐衡左官等因共譖於帝曰陛下前

當卽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帝亦然之
及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訊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
等交通請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冀
愈怒使人脅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
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執繫之於獄中妻子歸故
郡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
陳雷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為夏
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蝮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
以聞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鎖詣闕上書并乞李
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家葬送行
服隱匿不仕 又李雲素剛戾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靈

布上書移副三府曰臣聞孔子曰帝諱也今官位錯
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
是帝欲不諱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
劔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
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
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
等事霸詭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郡中小吏出於狂
戇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諱是何等語而常侍欲
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後冀州刺
史賈琮使行部過祀雲墓刻石表之 又李膺性簡亢
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及是時朝廷日亂

綱紀頽弛，膺獨特夙裁，以声名自高，及遭黨事，當考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郤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材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杜必為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為司徒胡廣所辟。後桓帝徵拜尚書令，遷河南尹，轉太僕。黨事既起，免。既本郡與李膺同坐而各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為唐書。天宝末，詩人杜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嘲。詔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

歷夏商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揀，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餘，無所聞騷人作而怨憤之態，敏然於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妖淫，民謳歌頌，賦曲度嬉戲之辭，亦隨時間作。至漢武賦柏梁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辭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任、橫槊賦詩，故其狀抑揚、寃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門教失根本，士以簡謾、欵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留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

力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
又宋齊之不取也唐興官學大振歷世能者之文互出
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然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
之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
實効齊梁則不迫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
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穢濃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
風騷下流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
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子之所獨專矣
使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所不
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
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

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
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於數百詞氣
豪邁而夙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
歷其藩翰况堂奧乎

張玄清淨無欲

張玄清介高行

後漢書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嚴氏春秋兼
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
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
為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
餘人玄初為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從吏白門

下責之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遂請上堂問難

極日

蜀志張紘子玄官至南郡太守尚書江表傳曰玄清介有高行而才不及紘按吳書曰紘見拊榴枕愛其文為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張子綱紘字所作也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霸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謔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尽矣紘既好文學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融遺紘書曰前勞手

筆多篆書每奉篇見字欣然独笑如復覩其人也

張溫以車騎將軍出討

張溫以輔義中郎出使

後漢書中平二年秋七月三輔螟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免八月以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討北宮伯玉十一月張溫破北宮伯玉子美陽

吳志張溫以輔義中郎將使蜀孫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效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

神慮屈伸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
貳溫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
成王以幼冲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陛
下聰明之姿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耀
遐迩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潯願與有
道平一字內委心悅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
是以忍鄙倍之羞羞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
未便耻忽臣自入遠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
以采自懼悚惶若敬焉謹奉所齎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

張綱埋車輪
張綱脩攻具

後漢書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者者儒知名多
歷顯位唯張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
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按周
奉傳曰詔遣八使巡行風俗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
刺史二千石有臧罪者驛馬上之墨綬已下便收其有
清勤忠惠宣表異者狀聞八使名見
宋書武帝北討慕容超尚書即張綱乞師於姚興自
長安反太山申宣執送之綱有巧思先是帝修攻
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張綱何能為也及至升諸樓以示
之城內莫不失色按綱修攻具成設飛樓懸梯木幔
板屋冠以牛皮弓矢無所用之

吳嚴武以圍棋知名

唐嚴武以門蔭策名

吳銀曰嚴武字子卿衛尉駿再從子也圍棋莫與為輩
舊唐書嚴武中書侍郎挺之子也神氣雋爽敏於聞見
幼有成人之風讀書不究精義涉獵而已弱冠以門蔭

策名

吳桓彝不肯署名

晉桓彝不從偽降

吳志孫綝使光祿勳孟宗告廟廢孫亮召羣司議曰少
帝荒陋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以告先帝廢之諸
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綝遣中書

郎李崇奪亮璽綬以亮罪狀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

署名綝怒殺之漢晉春秋曰彝魏尚書令階之弟吳

錄曰晉武帝問薛瑩吳之名臣堂對稱彝有忠貞之節

晉書蘇峻之亂桓彝據廣德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曰

桓彝若降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彝偽降更思後舉

彝不從辭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為韓晃所害初彝

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手壤之彝問其故曰卦

與吾同丈夫當此非命如何評曰二桓姓名既肖節義復埒異哉

王沉文籍先生

王沉東野丈人

晉書王沉字處道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沉及

裴秀數于東堂講讌屬文號沉為文籍先生秀為儒林
丈人

又文苑傳王沉字彥伯作釋時論以東野丈人自寓
載記劉聰朝復有一王沉

太原王澄

琅邪王澄

晉書太原王濟弟澄字道深辯慧有才藻

又琅邪王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
識其意王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
諫郭以為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
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投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

踰牕而走

司空張華

僕射張華

晉書張華尽忠匡輔弥縫補闕雖當閹主虐后之朝而
海內晏然華之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為諷
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久之論前後功勳進封壯武
郡公華十餘讓中詔敦譬乃受數年代下邳王晃為司
空領著作

載記姚興遣使聘於慕容超遣其僕射張華給事中
宗正元入長安送大樂伎一百二十人於姚興大悅
延華入讌酒酣樂作興黃門侍郎尹飛謂華曰昔殷之

將亡樂師歟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廢興之兆見於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為道不同權譎之理會於功成故老子曰將欲與之必先取之今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歟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昔齊楚競辯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既遺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

中書郎成公綏

太史令成公綏

晉書成公綏幼而聰敏博涉經傳性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饑常晏如也少有雋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

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為祥禽乃作賦美之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為絕倫薦之太常徵為博士歷秘書郎轉丞選中書郎每與華受詔並為詩賦又與賈克等參定法律

載記義熙三年慕容超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圜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皆振裂超懼密問其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茲臣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苦所致也超懼而大赦

劉弘為荊州刺史

劉弘為泉州刺史

晉書太安中張昌作亂轉使持節南蠻校尉荊州刺史
劉弘率前將軍趙讓等討昌自方城至宛新野所向皆
平于時流人在荊州十餘萬戶羈旅貧之多為盜賊弘
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時總章大樂伶
人避亂多至荊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禮
壞崩令杜夔為天子合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為天
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為之歎息今主
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私不宜聽況御樂
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署本署
隋書劉弘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
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

與士卒數百人糞屣甲腰帶及剝樹皮而食之一無離
叛賊知其饑餓欲降之弘抗節弥厲賊悉眾來攻城陷
為賊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後漢書董卓殺執金
吾丁原司空劉弘免董卓自為司空

秦將姚崇

唐相姚崇

載記鮮卑薛勃于貳城為魏軍所伐遣使請救姚興
使姚崇赴救魏師既還薛勃復叛崇伐而執之大收其
士馬而還

舊唐書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先天二年玄宗講武在
新豐驛召元之代郭元振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

只復遷紫微令避開元尊號又改名崇進封梁國公是
時上初即位務修德政軍國庶務多訪於崇同時丞相
盧懷慎源乾曜等但唯諾而已崇獨當重任明於吏道
斷割不滯

今仲舒何如昔仲舒
今李膺何如昔李膺

南史直閣將軍董璩粗有氣力蕭子響嘗要與同行璩曰
殿下癩如雷敢相隨邪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
癩上聞而不悅曰人名璩復何容得蘊藉乃改名為仲
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
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
按漢書董仲舒

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惟謹誦弟子傳以
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師古注曰言新學者但就
其舊弟子受業不必親見仲舒

又李膺為新昌侯蕭藻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
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
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
按後漢書李膺字元禮以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文章李益

詩人韓翃

孝子江泌

舊唐書李益肅宗朝宰相揆之族子登進士第長為歌
詩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為教坊樂人以
賂求取唱為供奉歌詞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畫為

屏障迴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
為歌詞然少有痴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而
有散灰扃戶之譚聞于時故時謂妬痴為李益疾 新
唐書時又有太子舍人李益同在朝故世言文章李益
以辨云按因話錄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于
姑臧公時人謂尚書為文章李益庶子為門戶
李益而尚書亦兼門地焉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啟
笑謂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兩箇坐頭總是李益
唐書韓翃字君平南陽人庶希逸表佐涵青幕府罷
十年不出李勉在宣武復辟之俄以駕部郎中知制誥
時有兩韓翃其一為刺史宰相請孰與德宗曰與詩人
韓翃按本事詩天寶末舉進士制誥關人中書兩進名
德宗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為江淮刺
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
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烟散入五侯家又批

曰與此韓翃
時建中初也

唐書江泌字士清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鯉不忍食
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泌族人兗州治中泌黃門郎

愈子與泌同名世謂泌為孝江泌以別之

太公號尚父
子儀號尚父

詩曰維師尚父時維膺揚

舊唐書德宗即位詔郭子儀還朝攝冢宰充山陵使賜
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增實封通計二千戶給一千
五百人糧二百匹馬草料所領諸使副元帥並罷諸子
弟女壻拜官者十餘人

商大宰

吳太宰

列子商太宰

商宋國也宋都商丘故二名焉太宰官名

見孔子曰丘聖者歟

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

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

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

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

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

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

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

歟

左傳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

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

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

若於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

寒也乃不尋盟說苑子貢見太宰嚭問曰孔子何

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

唯不知故事之夫子其於太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

太宰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於一

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太山不益其高且為不知太宰嚭

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

不識誰之罪也越絕書越王殺太宰嚭戮其妻子以

其不忠信斷絕吳之世

趙平原君

漢平原君

史記平原趙君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益至者數千人

漢書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問建諫止之布不聽梁父侯遂反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欲知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賈素與建善乃見辟陽侯賀曰平

原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必矣辟陽侯乃奉百金祝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大后慙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譏欲之今日殺辟陽侯誅且日太后感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富貴益倍矣于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

侯辟陽侯之因欲見建不見辟陽侯以為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

蕭何封鄼侯

臧宮封鄼侯

漢書蕭何傳漢五年高祖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鄼侯鄼屬南陽食邑八千戶

後漢書臧宮與吳漢並滅公孫述光武以蜀新定拜宮為廣漢太守十三年增邑更封鄼侯

路博德為伏波將軍

馬文淵為伏波將軍

漢書路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

後漢書馬援字文淵時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為王于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援平嶠南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奏行馬將軍故事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于坐賀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徵勞猥響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

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
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白諒為烈士
當如此矣案東觀記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
伏字犬外嚮城臯令印臯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
印白下人下羊郎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
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
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大馮君小馮君

大秦君小秦君

漢書馮野王字君卿立字聖卿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
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

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

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用公康叔於君二

舊唐書秦景通與弟暉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
師之常云景通為大秦君暉為小秦君若不經其兄弟
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稱也景通貞觀中為洗馬

大南郡小南郡

大鄭公小鄭公

大鴻臚小鴻臚

南史劉之遴字思貞除南郡太守武帝謂曰卿母年德
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宋養之禮弟之亨字嘉會代
遴之為南郡太守上問朱异曰之亨代兄喜不兄弟因
循豈直大馮小馮而已又謂尚書令何敬容曰荊州長

史南郡太守皆是僕射出入今者之亨便是九轉在郡
有異績吏人稱之卒荆土懷之不復稱名號為大南郡
小南郡

北史鄭述祖字恭文少聰敏有夙檢為先達所稱齊天
保中為兗州刺史時穰子容為巡省使嘆曰古人有言
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之鄭兗州見之矣
遷光州刺史初述祖父為兗州於鄭城南小山起齋亭
刻石為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為刺史尋舊迹得一破
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
非慟羣寮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之以
飯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

鄭公相去五十載夙教於尚同

魏畧始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為大鴻臚暨為人賢
及宣在後亦稱職故鴻臚中為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
前後治行曷相如

郭伯濟封汾陽子

郭子儀封汾陽王

魏志郭淮字伯濟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淮著勲前朝改
封汾陽子 按淮初封陽曲侯詔曰昔漢川之役幾至
傾覆淮臨危濟難功書王府在閩右三十餘年外征冠
虜內綏民夷比歲以來摧破廢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
朕甚嘉之

舊唐中上元三年河中軍殺其帥李國貞時太原節度
鄧景山亦為部下所殺恐其合從連賊朝廷憂之後輩
帥臣未能彈壓勢不獲已遂用郭子儀為朔方河中北
庭路儀泚泌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充本
管觀察處置使進封汾陽郡王出鎮絳州據此是前後
吳又劉宋王華以誅徐羨之功追封新建縣侯其子定
侯嗣爵本朝王伯安尊人亦諱華所封伯爵亦得新建
可謂數
之巧合

李衛公藥師

李衛公文饒

舊唐書李靖字藥師裔孫芳任鳳翔府司隸參軍詣闕
進高祖太宗所賜衛國公靖官告敕書手詔等十餘卷

內四卷太宗文皇帝筆迹文宗室惜不能親手其佩筆
尚堪書金裝木匣製作精巧帝並畱禁中令書工模寫
本還之賜芳絹二百匹衣服靴笏以酬之
唐書李德裕字文饒既被放左拾遺丁柔立內愍傷之
為上書直其寃坐阿附貶南陽尉懿宗時詔追復德裕
太子少保衛國公賜尚書左僕射距其沒十年

萬石君

萬石姬

史記石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
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
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

又後漢書馮勤字伯偉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為子仇娶長妻仇生勤八尺三寸八歲善計姚期薦於光武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後歷官司徒號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敕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謂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

漢書嚴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姑

韋氏父子入相

李氏父子復相

漢書韋賢代蔡義為丞相時賢年七十餘為相五歲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

舊唐書李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復相今德裕鎮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亦為異事

三日历三臺

十旬遷四職

後漢董卓切敕州郡舉蔡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

北史唐瑾轉荆總管府長史入為吏部中大夫歷御
正納言內史中大夫曾未十旬遂遷四職又蘇亮自
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余曰才至不怪
其速也

三世山陰

三世觀察

齊書山陰東土大縣難為長官傳僧佑在縣有稱子玘
為武康令遷山陰令尤明察又著名二縣皆謂之傳聖
父子並著奇績時云諸傳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
人時劉玄明亦有吏能歷山陰令政常為天下第一玘
子劇代玄明為山陰問玄明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

駢志卷之十六

一集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辛部下

梁武帝迎仙髮

唐憲宗迎仙骨

南史梁大同五年扶南國遣使送生犀又言其國有仙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秋靈寶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八月武帝改造阿育王仙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仙爪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蟲形按僧伽經云仙髮青而細如藕莖絲仙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

還成蠡文則與帝所得同

舊唐書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內有釋迦文仙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則歲豐人泰。元和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臯驛迎仙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骨而求供養者。韓愈素不喜仙。上疏諫。

以頭施人

以眼施人

水經注釋法顯所謂糺尸羅國。漢言截頭也。仙為菩薩時。以頭施人。故因名國。東有投身餓虎。皆塔。

又陀衛國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邑。仙為菩薩時亦于此國以眼施人。其處亦起大塔。

鉢容二斗少華投中便滿

鉢受三斗終日香花不滿

法顯傳陀衛國有佛鉢。月氏王大興兵衆伐此國。欲持鉢去。置鉢象上。象不能進。更作四輪車載。然八象共牽。復不進。王知緣。于是起塔留鉢。供養鉢容二斗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澤。貧人以少華投中。便滿。富人以多花供養。正復百萬斛。終亦不滿。仙因曰。仙鉢青玉也。受三斗許。彼國室之供養時。願終日香花不滿。則如言。願一把滿。則亦便如言。

掘視惟有一石

改葬惟有空皮

晉書仙圖澄卒于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石季龍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

舊唐書道士劉道合為高宗合還丹成而上之咸亨中卒及帝嘗奉天宮選道合之殯室弟子開棺將改葬其尸唯有空皮而皆上開圻有似蟬蛻盡失其齒骨衆謂尸解高宗聞之不悅曰劉師為我合藥自服仙去

伯陽乘青牛

君達騎青牛

列異傳老子西游關令尹喜望見其有紫氣浮關而老

子果乘青牛而過

神仙傳封君達隴西人服鍊水銀年百歲視之如年三十許騎青牛故號青牛道人

青鳥西方來

赤龍東南上

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承華齋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曰此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有二青鳥如鳥侍王母傍

列仙傳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行紫色衝天安公伏治下求哀須臾朱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到

大雨安公騎之東南上一城邑數萬人衆共送視之皆與辭決去

魚知名

鷄知名

蜀普錄東川降魔寺僧吉祥魁悟多力受鉢五鉢日夜誦經九函池中魚知其數以名召之皆出水面使去即沒

列仙傳祝雞翁居尸鄉北山下養鷄百餘牢鷄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棲于樹晝日放散呼名即種別而至拳羅張之得一隻鷄以石擲之得一隻履

後漢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大史祠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鳥從東南而來于是候鳥至拳羅張之但得一隻鷄焉乃詔上方驗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鄧德明南康記昔有盧耽仕州為治中少棲仙術善解雲飛每夕輒凌虛飯家曉則還州嘗于元會至朝不及朝列化為白鵠至閣前迴翔欲下威儀以石擲之得一隻履耽驚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陞為廣州意甚惡之便以狀列聞遂至誅滅

朽索懸石試長房

白髮懸石試偉道

後漢費長房從仙翁入深山踐荆棘于羣虎之中留使
獨處長房不恐又卧于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于心上
衆蛇競來劫齒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
也復使食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
子幾得道恨于此不成如何長房辭翁與一竹杖曰
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為
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

真誥昔中山劉偉道學仙在嵒冢上積十二年仙人試
之以石重十萬斤一白髮懸之使偉道卧其下偉道顏
無變色心安體悅卧在其下積十二年仙人數試之無

所不至已皆語之遂賜其神丹而白日昇天

服三氣
存三氣

真誥沈幼仲恒服三氣之法存青氣白氣赤氣各
如經從東方日下來直入口中搥之九十過自飽便止
為之十年身中自有五色之氣遂得神仙此高元君太
素內景法

又守玄白之道常旦且坐卧任意存泥丸中有黑氣存
心中有白氣臍中有黃氣三氣俱先如雲以覆身上因
變成火又繞身通洞徹內外如此且行之至日向
中乃止于是服氣百二十過都畢道止如此使人長生

不死辟却萬害所謂知白守黑求死不得知黑守白萬
邪消却忌食六畜肉及五辛之菜當別寢靜思尤忌房
室

煮石為糧

以石為菜

神仙傳白石生者嘗煮白石為糧嘗就白石居

後漢書火山之旁石皆焦鎔流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
為菜

石腦

石髓

真誥姜伯真數在方山上取石腦石腦在方山北穴下

繁陽子昔亦取此服北竝山中亦有此物石腦故如石
但小玳色而軟耳所在有之服此時使人發熱又使
人不渴

又周穆王北造崑崙之阿親飲絳山石髓食玉樹之實
而方墓乎汲郡又晉書杜康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
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為石

飲霞

服霧

論衡河東蒲坂項曼都好道學仙去三年而返家人問
其狀都曰欲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每飲一杯數日
不飢

真誥服霧法常以平旦于寢靜之中坐卧任已先閉目
內視髣髴如見五臟畢因口呼出氣二十四過臨目為
之使目見五色之氣相繞纏在面上鬱然因又口內此
五色氣五十過畢咽唾六十過畢乃微呪曰太霞發暉
靈露四遷結氣宛屈五色洞天神烟合啓金石華真藹
鬱紫空鍊形保全出景藏幽五靈化分合明扇虛時乘
六雲和攝我身上昇九天畢又叩齒七通咽液七過乃
閉目事訖此道神妙又神州玄都多有得此術者久行
之常乘雲霧而游

上巳取槐子

上寅採甘菊

梁書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目看細字鬚皆黑
太清草木方槐以十月上巳取子服之好顏色長生通
神

玉函方王子喬變白增年方甘菊三月上寅日採名曰
玉英六月上寅日採名曰容成九月上寅日採名曰金
精十二月上寅日採名曰長生者根莖是也

五穀為養五果為助

五畜為益五菜為充

黃帝內經藏氣法時論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

皆甘性喜急故食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子韭

皆酸物而取其收欽也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

苦肺喜氣逆故食苦**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
 鹹物而取其宜洩也**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
 鹹故斯宜食乃調利其閉之義也**脾**與胃合
 鹹味與眾不同也**脾**宜利其閉而胃氣乃行胃行而脾
 鹹腎性喜燥故食辛**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蔥皆辛
 鹹物而取其津潤也**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攻邪
 鹹養正者也然辟邪安正惟毒乃能以其能然故通謂之
 也毒菜**五穀為養**謂粳米小豆麥**五果為助**謂桃李杏**五**
 畜為益謂牛羊豕**五菜為充**謂葵藿薤**氣味合而服之**
 以補精益氣此五者有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或散或
 收或緩或急或堅或奠四時五藏竝隨五味所宜也
 五味所入 五藏所惡 五藏所藏 五氣所病
 五味所禁 五藏所化 五藏所主 五精所并

黃帝內經宣明五氣篇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
 心鹹入腎甘入脾是謂五入 五所禁辛走氣氣病
 無多食辛鹹走血病無多食鹹苦走骨病無多食
 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病無多食酸是謂
 五禁無令多食 五藏所惡心惡熱肺惡寒
 肝惡風凡則筋燥急脾惡濕濕則肉痿腫腎惡燥燥則精竭肺惡寒寒則氣滯
 謂五惡 五藏化液心為汗泄于皮膚肺為涕潤于鼻肝
 為淚注于目也脾為涎溢于唇腎為唾生于牙是謂五液
 五藏所藏心藏神精氣之化也肝藏魂神之肺藏魄精
 脾藏意記而不忘者也腎藏志專意而不移
 脾藏意曰心有所有憶謂之意腎藏志者專也
 脾藏意魂精之匡佐也腎藏志精而出入者謂之魄
 脾藏意曰心有所有憶謂之意腎藏志者專也

曰意之所存謂之志腎受五臟六腑之精元氣是謂五
之本生成之根為胃之關是以智能則命通
臟所藏五臟所主心主脈壅過采氣應肺主皮包裏
間拒諸肝主筋末絡機闕隨脾主肉覆藏筋骨通腎主
邪骨張筋化髓幹是謂五主五氣所病心為噫肺為欬
肝為謂脾為吞腎為欠為噎胃為氣逆為噦為恐大小
腸為泄下焦溢為水膀胱不利為癰不約為遺溺膽為
怒是謂五病五氣所并精氣并于心則喜并于肺則
悲并于肝則憂并于脾則畏并于腎則恐是謂五并虛
而相并者也

十二官

十二節

黃帝內經靈蘭秘典論黃帝問曰願聞十二藏之相使
貴賤何如岐伯對曰悉乎哉問也請遂言之心者君主
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
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
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
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
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
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
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以養生則壽歿世不殆以
為天下則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
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

戒之

又寶命全形論岐伯曰夫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地合氣命之曰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知萬物者謂之天子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節謂節氣外所以應十二月內所以主十二經也天有寒暑人有虛實能經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不能欺也

風者百病之長

風者百病之始

黃帝內經風論篇以春甲乙傷于風者為肝風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為心風以季夏戊己傷于邪者為脾風以秋庚辛中於邪者為肺風以冬壬癸中于邪者為腎風

風中五藏六府之俞亦為藏府之風各入其門戶所中則為偏風氣循風府而上則為腦風入係頭則為目風眼寒飲酒中寒則為漏風入房汗出中風則為內風新沐中風則為首風又風入中則為腸風飧泄外在腠理則為泄風故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乃為他病也無常方然致者風氣也

又骨空論黃帝問曰余聞風者百病之始也以鍼治之柰何岐伯對曰風從外入令人振寒汗出頭痛身重惡寒治在風府風府穴在項上入髮際同身寸之一寸穴中督脈足太陽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四方若灸者可灸五壯調其陰陽不足則補有餘則寫用鍼之道必法天常盛瀉虛補此其常也

風雨傷人先客于皮膚

邪客于形先舍于皮毛

黃帝內經調論岐伯曰風雨之傷人也先客于皮膚傳入于孫脉孫脉滿則傳入于絡脉絡脉滿則輪于大經脉血氣與邪并客于分腠之間其脉堅大故曰實者外堅充滿不可按之則痛

又繆刺論岐伯曰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孫脉留而不入舍于絡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經脉內連五藏散于腸胃陰陽俱感五藏乃傷此邪之從皮毛而入極于五藏之次也如此則治其經焉今邪客于皮毛入舍于孫絡留而不去閉塞不通不

得入于經流溢于大絡而生奇病也夫邪客大絡者左注右注左上下左右與經相干而布于四末其氣無常處不入于經俞命曰繆刺

因四氣而調神

因五方而異治

黃帝內經四時調神大論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卧早起廣步於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夜卧早起無厭于日使志無怒使華莫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

也。逆之則傷心。秋為痠瘧。奉收者少。冬至重病。秋三月
此謂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早臥早起。與鷄俱興。使
志安寧。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平。無外其志。使肺
氣清。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為殭泄。
奉藏者少。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地坼。無擾乎陽。早卧
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
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
逆之則傷腎。春為痿厥。奉生者少。

又異法方宜論篇黃帝問曰。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
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對曰。地勢使然也。故東方之域。天
地之所始生也。魚鹽之地。海濱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鹹。

皆安其處。美其食。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故其民皆
黑色。踈理。其病皆為癰瘍。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從
東方來。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也。
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其民不衣而褐薦。其民華
食而脂肥。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生于內。其治宜毒
菜。故毒菜者亦從西方來。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也。
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藏寒生滿
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從北方來。南方者天地所
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其
民嗜酸而食胘。故其民皆緻理而赤色。其病痲痺。其治
宜微鍼。故九鍼者亦從南方來。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

地所以生萬物也。衆其民食，雜而不勞，故其病多痿厥。寒熱其治宜導引。按躄故導引，按躄者亦從中央出也。故聖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異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

商山四皓

九岩四皓

按四皓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綺里先生，字季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前涼錄：張重華問索綬曰：四皓既安，太子住乎？還山乎？綬答未悉，重華曰：卿不知乎？四皓死于長安，有四皓冢，為不還山也。

南史：徐伯珍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岩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為婦人巖。伯珍移居之家，甚貧，寡弟兄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為四皓。

焦先瓜牛廬
楊沛瓜牛廬

魏略：隱者焦先，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為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篝火以自炙，呻吟獨語，飢則出為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又出于道中，邂逅與人相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草茅之人與狐兔同群，不肯妄語。

裴松之云按魏畧焦先及楊沛並作瓜牛廬止其中以
為瓜當作蝸。牛螺中之有角者也。俗或呼為黃犢先
等作圈舍形如蝸牛。數故謂之蝸牛廬。

孫登嘯蘇門山

孫登嘯宜陽山

晉書阮籍嘗于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
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
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

臧榮緒晉書稱孫登嘗經宜陽山作炭人見之與語登
不應作炭者覺其精神非常咸共傳說太祖聞之使阮
籍往觀與語亦不應籍因大嘯登笑籍求與俱出登不

肯籍因別去登上峯行且嘯如簫詔笙簧之音聲振山
谷籍怪而問作炭人作炭人曰故是向人聲籍更求之
不知所止推問久之乃知姓名。酈道元曰案孫綽敘
高士傳言在蘇門山又別作登傳孫盛晉魏春秋亦言
在蘇門山又不列姓名阮嗣宗感之著丈人先生論言
吾不知其人即神游自得。不與物交阮氏尚不能動其
英標復不識何人而能得其姓名。真誥趙威伯善嘯
嘯如百鳥雜鳴。或如風激衆林。或如伐鼓之音。時在天
市壇上奮然北向長嘯呼風。須臾雲翔其上。衝氣動林
或冥霧隨合。或露雨其濛矣。
評曰按晉書登嘗往宜陽山與榮緒所載四谷同而特不及其嘯余曾游蘇門其上蓋有嘯臺云榮緒合二事而并載之豈別有據耶

沈道虔凡十二命皆不就
徐伯珍應十二名皆便退

南史沈道虔居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困
不改節受琴于戴逵王敬弘深貴重之郡守府凡十二
命皆不就

又徐伯珍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袪蒙山立精舍
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游學者多依之太
守琅邪王曇生吳郡張淹並加礼辟伯珍應召便退如
此者凡十二焉

賜竹根如意

賜竹節如意

南史齊建元三年冬徵明僧紹為正員郎稱疾不就其
後帝與崔思祖書令僧紹與慶符俱皈僧紹曰不食周
粟而食周薇古亦發議在今寧得息諗邪聊以為笑慶
符罷任僧紹隨皈住江乘攝山僧紹聞沙門釋僧遠夙
德往候定林寺高帝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
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
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既而遁還攝山建棲霞
寺而居之高帝甚以為恨昔戴顓高卧牖下以山人之
服加其身僧紹故云高帝後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
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逕路絕風雲
通仍賜竹根如意筍箨冠隱者以為榮焉

北堂書鈔劉義慶啓事云恩旨賜臣犀鏤竹節如意目所未睹

五柳先生

七松處士

晉書陶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

南部新書鄭薰既老號所居為隱巖薛小松七本于庭自號七松處士

杜子美與野老相狎

司空圖與野老同席

舊唐書杜甫于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

又司空圖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膏臺自隨歲時村社零祭祠禱鼓舞會集團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

文取季隗衰取叔隗

策約大橋瑜納小橋

左傳晉公子重耳奔狄人伐廬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

吳志孫策欲取荊州以周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
攻皖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
小橋江表傳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
二人作壻亦足為歡

結裙

持履

拾遺記成帝常以三秋間日與飛鸞戲于太液池以沙
棠木為舟貴其不沉沒也每輕風時至飛鸞始欲隨風
入水帝以翠纓結飛鸞之裙常怨曰妾微賤何復得預
纓裙之遊今大液池尚有避風臺即飛鸞結裙之處
趙飛燕外傳帝與后游太液池中流歌酣風大起后順

風揚音徐無方長翳細嬾與相屬帝曰無方為我持后
無方捨吹持后履

負羈妻識晉公子而饋殮
亭長妻識漢武帝而獻餐

左傳晉公子重耳及曹共公聞其駢音欲觀其裸浴
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後者皆足以
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
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
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壁後晉侯入曹數之以其不用
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
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

水經注漢武帝微行栢谷遇辱竇門亭長妻深識而饋之既返玉階厚賞賚焉賜以河津令其鬻渡今竇津者是也故潘岳西征賦曰長徵容于栢谷妻觀貌而獻餐謂此亭也又云酬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官

以勞訓子
以謙訓子

曾語公文文伯退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於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則忘善淫

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

魏志注鍾會母傳曰夫人性矜嚴明于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則易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眾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籍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文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由故也

慎斯術以往足為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為尚書郎夫人
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敘人情不能自足自足則
損在其中矣

截髮供費

截髮供饌

列女傳樂羊學書其妻貞義截髮以供其費

晉書陶侃早孤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
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
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欲仕
郡乎侃曰欲之困于無津耳逵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
之夔召為督郵又周顛母李氏字絡秀少時在室顛

父浚為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至絡秀之家會其
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于內宰豬羊具數十人
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
美浚因求為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歿悴何惜一
女若聯姻貴族將來有大益矣父兄許之遂生顛及嵩

謨

孟宗母還鮓

陶侃母封鮓

吳錄孟宗初為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
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
晉書陶侃初為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

氏封鮒及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我乃以增我憂矣

王經母謂經當知止

潘岳母謂岳當知足

魏志清河王經稱冀州名士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始經為郡守經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

隸校尉終以致敗

晉書賈謐二十四友潘岳為首謐晉書限斷亦岳之辭

也其母數謂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

能改按漢書張湯傳注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三國志裴松之注曰虔說未

淳說又不可了愚謂乾讀宜為乾燥之乾蓋謂有所

走訓也二乾燥之與沈沒而為之評曰知足知止玄

足參義方手君子知謂二母當與知廢知與者並傳

劉氏集諸長幼喻以忠節

孟氏激厲文武喻之逆順

北史梓潼太守金龍妻劉氏宣武時金龍為郡帶關

城戍主梁人攻圍會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劉遂厲城人

修理戰具夜悉登城拒戰百有餘日并在外城尋為賊

陷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

率告訴于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

至衣服懸之城內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于是人

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至梁人乃退

又任城國太妃孟氏者尚書任城王澄之母也澄為揚州日率眾出討於後賊帥姜慶真襲陷羅城長史韋續倉卒孟乃勒兵登陴激厲文武喻之逆順於是咸有奮志賊不能克卒以全城

曹娥號哭投江

女絡哀哭自沉

後漢書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于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_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為立碑焉按項原列女傳娥投衣于水祝曰父屍

所在衣當沉衣隨流至一處而沉娥遂隨衣而沒

華陽國志符縣長趙祉遣吏先尼和拜檄巴郡守過成瑞灘死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廼分金珠二錦囊繫兒頭下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女絡乃乘小船至父沒所哀哭自沉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尸俱出至日父子浮出縣言郡太守蕭登高上之尚書遣戶曹掾為之立碑

趙娥袖劔報父讐

孫氏揮杖殺夫讐

魏志龐清外祖父趙安為同縣李壽所殺清舅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清母娥自傷父讐不報乃帷車袖

劍白刃刺壽于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讐已
報請受戮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不肯去遂彊載祿
還家會赦得免州郡歎賞刊石表閭

北史郇縣女子孫氏男玉者夫為零陵縣人所殺男玉
追執讐人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女人出適
以夫為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毆殺之
有司處死以聞獻文詔曰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綠
情定臯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隨子作東征賦
隨夫作南征賦

文選曹大家子穀為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

舊唐書宋庭瑜妻魏氏善屬文先天中庭瑜自司農少
卿左遷涪州別駕魏氏隨夫之任中路作南征賦以叙
志詞甚典美

羊為汝徘徊何況于人

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

南史宋帝乘羊車每至潘淑妃戶羊輒舐地不去帝
曰羊乃為徘徊況于人乎

世說桓溫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齊後主始
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
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
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

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高辛女配犬
阿史那交狼

後漢書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
尅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
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
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群臣怪而詗之
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
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為帝皇下
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得
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于是

女解去衣裳為僕監之結著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
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
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
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其母後飯以狀白帝于
是使迎致諸子衣裳斑蘭語言侏儻好入山壑不樂平
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又
陷北記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為犬
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婚嫁穴居食
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
飯與其筋十餘隻數其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之見其
其家物必銜而飯則不能追矣

北史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為部落蓋匈奴之別種也姓阿史那氏後為鄰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刖足斷其臂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餌之長與狼交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使者見在狼側并欲殺狼于時若有神物投狼於西海之東落高昌國西北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茂草周迴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外託妻孕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最賢遂為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

漢公主妻烏孫昆莫自治宮室
唐公主妻吐蕃弄贊遂立宮室

漢書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孫昆莫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旗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思土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取故鄉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

新唐書貞觀十五年妻吐蕃弄贊宗女文成公主詔江夏王道宗持節護送築館河源王之國弄贊率兵次陌

海親迎見道宗執壻禮恭甚見中國服飾之美縮醜
沮敗國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為公主築一城以
夸後世遂立宮室以居公主惡國人赭面弄鬢下令國
中禁之自禡檀罽襲純綃為華風遣諸豪子弟入國學
習詩書又請儒者典書疏

烏桓婦至嫁時方養髮

鮮卑俗唯婚姻先髡頭

後漢書烏桓以髡頭為輕便婦人至嫁時方養髮分為

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箇步搖

注云箇音吉悔反字或為恂婦

人首飾也

又鮮卑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

大會于饒樂水上飲讌畢然後配合

夜郎剖竹而生

哀牢觸木而感

後漢書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
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
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
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
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牂牁
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
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

又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臺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

中鰓沈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黥遂共推以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為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著尾

弁辰國兒生以石厭頭

康居國子生以蜜內口

魏志弁辰國兒生以石厭其頭欲其福今辰韓人皆福

舊唐書康居國生子以蜜內口中明膠置掌內欲其成

長口常甘言掌持錢如膠之黏物

巴師勇銳歌舞

賓民銳氣喜舞

華陽國志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

又閬中有渝水賓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陷陣銳氣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令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巴渝舞也

周時肅慎貢楛矢

魏時肅慎貢楛矢

國語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
罟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
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
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于是
肅慎氏貢楛矢石罟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
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楛焉肅慎氏之貢
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
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
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
之金犢如之

魏志景元三年夏四月遼東郡言肅慎國遣使重譯入
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
罟三百枚皮骨鐵雜鎧二十領豹皮四百枚

罽賓國獻褥特鼠

波斯國獻活褥地

舊唐書貞觀十六年罽賓國遣使獻褥特鼠喙尖而尾
赤能食蛇有被蛇螫者鼠輒嗅而尿之其瘡立愈
又波斯國伊嗣侯遣使獻一獸名活褥地形類鼠而色
青身長八九寸入穴取鼠

以十一月為正

以十二月為首

舊唐書東女國以十一月為正

又康國即漢康居國以十二月為歲首

十一月鼓舞乞寒

盛暑節激氣成涼

舊唐書康居國頗有仙法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潑盛為戲樂

又拂菻國每至盛暑之節人厭暑熱乃厭水潛流上徧屋宇機制巧密人莫之知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簷飛溜懸波如瀑激氣成涼風其巧妙如此

以駝候風
以鳥卜歲

舊唐書吐谷渾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弊行旅風之將至老駝便知之則引項而鳴以口鼻埋沙中人以為候即以羶擁蔽口鼻而避其患

又東女國以十一月為正其俗每至十月令巫者齋楮詣山中散糴麥于空大呪呼鳥俄而有鳥如鷄飛入巫者之懷因剖腹視之每有一殼來歲必登若有霜雪必多災異其俗信之名為鳥卜

殼新唐書作殼

灼骨以卜
觀蹄以占

後漢書倭國灼骨以卜用決吉凶

魏志夫餘國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者凶合者吉

以丹朱扮身

以麝香塗身

後漢書倭國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並丹朱扮身如中國之用粉也

曰扮塵也音蒲頓反

舊唐書林邑國俗皆徒跣得麝香以塗身一日之中再

塗再洗又後漢書夫餘國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

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蔽其

前後

驃國不衣繒帛

于闐初無桑蠶

舊唐書驃國好生惡殺其理無刑名桎梏之具犯罪者皆以竹五十本束之復犯者撻其背數至五輕者止三殺人者戮之男女七歲則落髮止寺舍依桑門至二十不悟佛理乃復長髮為居人其衣服悉以白氎為朝霞繞腰而已不衣繒帛云出於蠶為其傷生故也

新唐書于闐初無桑蠶西隣國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許

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為衣女聞置蠶帽如系

中閨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

乃治繭

張革為屋

釀麩為酒

胡嶠陷北記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為屋常作塵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

又東女真能釀糜為酒醉而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

高昌有蒲萄酒

龜茲饒蒲萄酒

舊唐書高昌厥土良沃穀麥歲再熟有蒲萄酒

又龜茲國饒蒲萄酒富室至數百碩又漢書大宛左

右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

敗

林邑國以檳榔汁為酒

訶陵國以椰樹花為酒

舊唐書林邑國以檳榔汁為酒有結遼鳥能解人語

又訶陵國俗以椰樹花為酒其樹生花長三尺餘大如

人腦割之取汁以成酒味甘飲之亦醉

夫餘國譯者詭手據地

天竺國敬者舐足摩踵

魏志夫餘譯人傳辭皆詭手據地竊語又倭人見大

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

舊唐書天竺國人皆深目長鼻致極者舐足摩踵敬

又吐蕃拜必兩手據地作狗吠聲以身再揖而止之

又淮南子曰胡人彈骨越人齧臂中國歃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三苗髻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鄣髮其於服一也

羸王

鴈臣

漢書龜茲王乃羸王也

洛陽伽藍記元魏時北夷首長遣子入侍者常春秋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鴈臣

象踐

鯀食

唐書南蠻環王衛兵五千戰乘象率象千馬四百分前

後不設刑有罪者使象踐之 又驃國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跽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王亦焚香對象跽自咎 朝野僉載安南有象能知人曲直有鬪訟者行立而躡之有理者即過負心者以鼻撲之擲空中數丈以牙接之應時碎矣莫敢競者

吳時外國傳鯀魚大者長二三丈有四足似守宮常吞食人扶南王范尋敕捕取置溝漸中尋有所忿者縛以食鯀若罪當死鯀不食便解放以為無罪 又南史林邑國于城溝中養鯀魚門外園虎有罪者輒以餒猛獸及鯀不食為無罪三日乃放之 瀛涯勝覽占城國有鯀魚潭有爭訟官不能斷者則令二人騎水牛過此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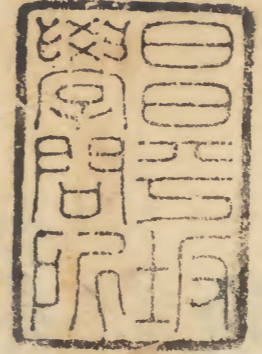
曲者鯉魚出而食之直者雖過數次鯉出而不食也

胡蝗

胡荒

晉陽秋司冀青雍蝗食茅草皆盡石勒與蝗競取民禾
百姓謂之胡蝗

北史孝昌中山胡劉彛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
谷西土歲被其寇謂之胡荒



駢志卷之十六



